

三國志

十九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侯其見者不

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

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詣府門朗

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

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

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

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朗謂翻曰

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葉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

正德十年刊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呈行追朗

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經詣府

門勸朗避策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策好馳

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鳥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

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

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

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

策曰君是言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禪讓草

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

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今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

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行  
百里自紅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  
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  
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  
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  
甚少若不開門護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  
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襦葛巾與敵相見謂敵  
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鄙郡故王府君歆曰不及也  
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  
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  
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不  
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撤丘僕便還去明日  
中迎撥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歆明旦出城遣使迎策策  
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  
壽春見馬日殫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  
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  
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安語兒知不  
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  
寶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  
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

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  
之時抗猛銳之鋒俱非所能歆之名德實高於所而江表傳  
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  
逆請服寔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  
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  
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  
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  
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  
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  
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  
此說為勝也翻出歆遣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  
吏迎策二說有不一

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  
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

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曷策之後兄也屯烏程整  
師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  
人告諭曷會稽典錄載翻說曷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令  
攝事統眾宜在孝庶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

巨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於是異退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

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曰公為司空辟皆不就書

曰翻聞曹公辟曰盜劫欲以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

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

易乃之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

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

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

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

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

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

吳志三

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

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

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

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

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

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允下坎上節五爻變

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

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

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

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与吾君齊馬首

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

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

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絕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比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

雖無所損猶為放恣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

權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

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

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

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

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

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

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

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

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

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

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

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

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

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

怒曰當閉門開當開反問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

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生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

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以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

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

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

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輜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

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

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僂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怡以

罪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

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壤令成績述其業至臣初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

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瀾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

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信

可禮也

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

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

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穎川荀詒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

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反謂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

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

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兆類為濯以為斝衣成事兆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

古大夏卯也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篇古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恠也王人職曰

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類面謂之襟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其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

空官定世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六同天下今  
金就作銅字詰訓言天子副玺雖皆不得猶愈於然此不  
定臣沒之後而奮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  
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  
乎將來臣竊耻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  
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  
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  
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端  
臣松之案翻云古人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切謂翻  
言為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声故也與日辰卯字  
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  
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謂荀爽之別名初山

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翻

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八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

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仕郡至功曹守始平  
長為人精微潔淨門无雜賓孫權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  
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  
固固在襁褓中關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

八百六四

吳志十一

六

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之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溫翻  
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室淵好德堂構克率野無遺薪斯之為  
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  
御史大夫孫皓即位迁司徒皓恃虐固与陸凱孟宗同心憂  
國年七十六卒子弥字欽遠仕晋至梁州刺史孫譚光祿大  
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迁零陵太守時朝廷俟  
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起向在晋未若於  
今其見重如此陸卒撞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  
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焉陵子平定伯先童齒知名翻  
甚愛之屢稱歎曰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  
慮可與効力請平為丞稍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皆  
為盡力初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  
子建亡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便遺去別為作軍所獲在南十  
平兩婦歸宗敬奉情曰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餘年年七十卒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

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  
以示吕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  
後推遺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  
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知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



盡言國之明也前使翻在此地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

尚宮會歸葬舊墓妻子得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

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

漢陽與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

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等見鄭

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

乎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王出崖

山味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邦舊

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合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

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

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依居實為州鎮昔禹

會稽曰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

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且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

不育焉三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

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

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各

臨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黜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

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廝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黎

然傳出太尉山陰鄭公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

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

子之墓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

狀記在漢籍有道士陰趙碑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談學

究道源著書垂藻駉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

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

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

郡使兒子

下書佐太守

問士於鄭

虞仲翔等

見鄭

淵妙之

聞王出崖

歎美貴邦

舊

博古寧識

其

位東漸巨

州鎮昔禹

饒

珠蚌之饒

及賢女靡

能於此而葬之矣。鄧人甲黃公紫已暴秦之世高祖即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曰。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漢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臣斯已下。書佐。卒識之。平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麗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聰明。大畧忠直。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大史。今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察。盛則御史中丞。向章。任。交。鄒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睡若春榮。虞士。鄧。盧。叙。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初。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文。則。松。楊。柳。牛。永。寧。瞿。素。或。一。黜。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大。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王。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八。百。六。十。一。吳。志。二。八。

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比。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水廷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今。延。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体。文。藝。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錄。

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琳。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休。未。至。琳。欲。入。官。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官。如。是。群。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琳。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等。瑩。伊。為。散。騎。中。常。侍。以。計。扶。嚴。功。汜。弟。忠。宜。都。太。守。會。并。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會。典。錄。曰。忠。字。世。方。翻。弟。五。子。貞。固。幹。事。為。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敢。為。著。聞。

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宮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  
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城  
被害忠子譚字思與晉陽秋孫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  
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  
大夫開府司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  
儀同三司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  
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  
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異聳  
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素良才於摠猥所  
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  
度弟昂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而並導行之  
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會稽典錄曰昂字子文翻第八子  
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昂持節都督武昌  
已上諸軍事昂先上還節蓋印纓然後歸順在濟陰抑疆  
弱甚者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五十五

吳志十二

九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寧少博孝悌勤脩操行太守李肅  
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  
歷三郡太守所在稱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表術術出橘  
治後拜廬江太守

績懷二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即作賓客而懷  
橘乎績跪吞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  
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座未泰須當用武治  
而平之績年少未坐遙大船言曰昔管夷吾相齊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遠人  
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  
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  
容貌雄壯博學多識且生歷算數無不該覽

齒名盛龐統荆州令。工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以  
 權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譴出為鬱林太守。  
 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瘖疾又意在儒雅。  
 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經。  
 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  
 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  
 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  
 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  
 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績於鬱林所生  
弟白姪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虞之政舉善而教旌遠  
三王所先是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  
五三九

吳志三

十一

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  
 士女同榮故王蠲建寒一之節而齊王表其異義姑立  
 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  
 履貞持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  
 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  
 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奈蠶之中踊履水火  
 霜雪義心固於金石体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  
 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  
 魯人志其勇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  
 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号以厲兩髦之節  
 風穆暢士  
 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  
 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  
 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平與誰為比大司農劉  
 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

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甲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

溫至蜀，詔問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揔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遷邇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潁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取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

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已用  
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  
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豔  
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  
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  
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  
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更置營府以處之而  
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  
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豔彪  
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

即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温虚已待  
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  
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仕之欲觀豔  
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  
所進退皆温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温  
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  
撫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榮戟  
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  
特以繞帳帳下解炬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  
淮泗故豫勅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諸將布於深

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

計又殺

禮者本古。倅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尸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已足。蔡整其新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廩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入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

卷之三

三

取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三備之才。亢臧古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垂名者嫉其才。之默者非其譚。瑕譽者譚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筭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亦非遊虎。然其弘雅之素。美秀之德。文章之志。論議之辯。早蹤

冠蓋焯然。世間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之  
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者。實  
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  
望豈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  
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  
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昔也。國  
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  
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親之於下也。  
宿惡之民。故逸山險。則爲野寇。將置一土。則爲  
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野寇之害。而增  
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計  
委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殫。贏。溫不下之。三於  
遲。還。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  
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躬禮。雖巨。無  
外之文。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  
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備。君  
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去私覲  
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士。言欲  
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  
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良明。



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  
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  
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  
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  
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公推之不假  
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  
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  
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  
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  
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  
合參之於眾亦不驗巨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  
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增宮之  
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  
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  
非溫既殷勤且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  
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君卒之間猶難即  
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  
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  
親且巨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  
明彼獨行之於前巨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

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

名與温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後歎曰張惠恕才多其

北矣諸葛亮聞後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後之有

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為在周二云名者公器也

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

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

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宝杜廉純言使才映一世声益人上冲

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駮

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群輝輝耀世世人未有及之者

也新何吳燎之方盛又為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

人皆有節行為温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

以許婚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

矣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

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吏

察孝廉補尚書郎拜陳相值表術僭號兄弟忿

爭天下昇沸群賊並起陳地界奸惡四布俊历威武保疆

境賊不敢犯蓋俗百姓灾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

就後求糧俊疾惡術初不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

惡為術怒密使人殺俊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

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

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

遂

凡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事。稽太守統  
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董。咸歎其惠。理權嘉  
之。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  
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以尊賢接士。勤求  
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  
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  
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  
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  
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  
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曲。且祚。然財須

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

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  
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  
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且少之道也。今疆敵未  
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怨。江境有不釋之備。  
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立及死。喪之災。郡縣荒  
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反寡。又多殘老少。有  
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  
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務一出。為兵者生。則困苦  
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一及是以尤用。懸本畏

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靡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剝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

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必以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息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嗚呼！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位

新陽常駐等。龍裝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古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

陳留濮陽送沛郡蔣纂。唐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

就瑁遊。處迪孫瑁字思光。竹。歐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太山府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

廣陵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

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一。二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一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頌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古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一。二。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與汝穎月旦之評。誠可

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一。二。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必親征之。瑁上疏諫曰。

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必親征之。瑁上疏諫曰。

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必親征之。瑁上疏諫曰。

言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繁而已不常保有故古之

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如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志

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

不受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

愚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驢點恃遠負命此乃荒類

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

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身

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

身踐甘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

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

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

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所願聞非大矣之至計也

逸相待得失之間所

遠今到其岸兵勢三

次運糧行人雖多難

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

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

或難卒欲使天誅

安之長也權

不許

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  
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繁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  
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關未有正於此  
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他叛逆僭號稱  
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  
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  
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  
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剿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  
暫寧六師潛妙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

正德十年谷升

二十一

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  
特國邑憂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  
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

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  
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

士瑠晉陽秋稱玩器量淹  
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錄曰粲生數歲徙城廛  
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

相之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竒之河後為將

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

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

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

殺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  
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紕斷絕漂沒者  
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  
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  
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  
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粲之粲淵  
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  
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  
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粲募合人眾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

三之三

卷之三

三

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  
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望  
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  
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  
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  
暨豔疾貪汙在任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  
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  
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  
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



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與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歛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遣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

吳志十一

廿三

之以死

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

驃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

爾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

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諧潤據因權寢疾弘

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

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

黑子宣襲爵雲陽侯尚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

亦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

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詐守南越不亦賊夫人

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

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固不開陸瑁篤義規諫  
君子有焉吾察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吳書

國志五十七

六十八

吳志十一

七四

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

遜字季子淳欽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遜

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

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威

震之網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

為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

遜字伯言堂像贊曰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

民勸督農桑百姓皆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還

遜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

害每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

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

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

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跼豺狼闕望克

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

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

為帳下右部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

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

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

應時散遂部伍東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

口

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無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不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侯

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臆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仁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歎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

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望靡葆操。猾虜也。忿六思難。恐濫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愷。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感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爲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遂

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庾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

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吳書曰諸將並欲迎擊

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之縱下將難盡克若有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

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

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

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

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

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

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鬣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別計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

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

六十四卷五

吳志十三

六

陳

者臣雖鴛鴦懦，空鶴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言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駮之，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計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三劉備

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籌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送命。備尋病亡。

龍衣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命。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



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

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請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

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

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軍中禁

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

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

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

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

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

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

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

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

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

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

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

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

髡其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

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

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

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

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  
罹罪雖不忍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  
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姦穢入  
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  
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竒略終  
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  
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  
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  
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  
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

弘治二年

吳志十三

一八

思惟未見其利萬里龍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  
致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  
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  
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  
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  
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  
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  
民買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  
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  
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

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烏窠荒裔  
拒逆王師至今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泥輕越  
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  
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  
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  
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  
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  
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  
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彊寇在境  
荒服朱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閫感至而憂悔

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  
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  
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  
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  
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  
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  
具知吾闊狹且水輒宜當急去遜未荅方催人種  
葑豆與諸將弈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  
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感  
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

定以女之施設變術然後出一身今便亦逃賊當

一五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理立計今

注報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據

之是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位張拓聲勢步趨

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猶潛遣將軍周峻

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

室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明所敵乃自斫殺已

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臣松之以為遜處孫權已走魏得厚

於已既能張拓形勢使敵不敢犯萬舟順流無復

何為復潛遣諸將奄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

一軍賊千人未足損魏徒使無辜之民橫羅荼酷與

謂漢之師何其殊哉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

二祚無三世及孫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

一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二其妻子

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遠或有感慕相繼

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暴虐

又功曹趙權弋陽備將裴生全其遺骸為曲東夷王梅顛等並

歸以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大

式遠音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此舊將又

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三言云谷

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而

來書言表聞撰眾相迎宜潛

書置界士式岳侍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

還洛由是吏士不復亦復知之自非狡焉思肆將祝附遂以免罷臣私之以為

其常事使錄式得罪代老日亦復加之自非狡焉思肆將

取六年中郎將周祗乙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

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女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

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

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

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

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

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

時謝淵謝玄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

休德少脩德操躬東來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

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既無感容又不易慮由是知

息曰公緒早天同盟所眾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

之謗望諸天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

見明無復表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玄

才辯有以事下遜遜哦曰國以民為本疆由民力

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疆者未之有也故

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

立効亦為難也是以可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

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千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

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

運王塗六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惶鑒寐惟君  
之賢聽教明德顯融統任正將匡國弭難夫有超  
之才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  
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  
之合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  
若其德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  
乎三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  
一節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  
一這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  
一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

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  
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曰  
碑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  
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  
統三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  
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  
誦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  
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  
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  
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賢

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禍又謂諸葛恪曰任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劉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天次子抗龍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三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權意漸解亦烏九年遷立節中

大正

吳志

十三

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石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

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國所以兼并於疆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闡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然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



任假以專制之威而異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  
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胥少  
肅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  
無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  
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曰部分諸  
軍令將軍左奔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  
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衝衣冠晝夜  
催切如敵也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人及三軍  
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  
一戰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  
二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  
三平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  
四承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  
五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  
六驍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  
七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  
八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  
九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  
十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  
十一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

祐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祐至當陽  
開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  
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  
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祐水軍督  
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  
軍朱喬營都督俞贊工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  
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  
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  
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而下肇衆傷死者相

正史卷一百一十一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屬肇至經丹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  
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  
者肇衆克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攝之肇大破  
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  
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

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秋晉陽

抗與羊祜推倚扎之好抗嘗遣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  
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  
於今漢晉春秋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陸  
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  
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間餘糧栖血  
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獐吳獲晉  
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於祐祐以成合與  
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誠

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  
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況大國乎  
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祐抗為  
失臣節兩譏之習鑿齒曰天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  
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於當  
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從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  
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故管文退舍而原  
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以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  
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  
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  
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  
而智深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  
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  
服而况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一制乎是以  
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  
義網以羅彊吳明兼愛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  
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襁負雲集殊鄰異域善讓  
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  
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  
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

三志十三

十七

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侷其勝使彼德  
靡加吾而此善深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抗帝  
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  
不凌蒞地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懷體於先日豈設祖  
詠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聞服之而不  
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  
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或勝以表  
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極世垂範舍此而取  
者其道良弘故也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

上跡曰夫俊又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  
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  
中常侍王蕃少府李暹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  
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  
投棄崇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士  
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  
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  
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  
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  
聞薛瑩卒見逮錡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  
瑩及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  
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  
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  
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責隨時傳美觀禮

卷之三十一

八

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  
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  
務富國彊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  
養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度尹審刑罰以  
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喪  
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  
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  
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  
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  
美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道

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興  
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  
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  
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  
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  
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  
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  
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  
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  
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換耗今

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  
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  
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道賢姿無用  
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  
通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  
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言罰雖  
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兵制不改而欲克  
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一旦死之後乞以西方  
為膏願陛下以覽臣言則臣死且不吝也遂乞

臣聞是父弟也

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

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

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

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者葛

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

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

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衡雲字士龍機雲別

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

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代吳之役利在獲二雋遂為之延

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

著作即雲為吳王郎中今出宰俊儀甚有惠政吏民懷

之生為立祠後並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

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

朝廷多故機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穎用機為平原相

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其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

王構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

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羈旅單官

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官

人孟玖穎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穎不能納攻

又從而毀之是役也致弟超亦領眾配機不奉軍令機

繩之以法超直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諸機於穎以

為持兩端致又構之於內穎信之遣收機并收雲及弟

眈並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並以無罪

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

初抗之克步聞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

其殃及機之誅三族無遺孫惠與朱誕書曰馬援擇君

身傷名可為悼歎事亦並在晉書

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構暴朝殺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

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子既奇遜之謀略又

勤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

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自亮籌幹成有父風歷  
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陸遜傳第十三

吳書

國志五十八

其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  
 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  
 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  
 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  
 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  
 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  
 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  
 寐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  
 近對宜用雋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

孫登

孫登

為燕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

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

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衛等皆

賓客

衛音

於是東宮號為多士

吳錄曰慎字孝

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  
 稱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  
 望以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眾  
 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  
 為之隕涕鳳凰三年卒子耀嗣玄丹揚人衛南陽人  
 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  
 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即豫章  
 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眾乃服之  
 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自曰英才卓越超踰  
 喬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辨宏達  
 言能釋結則謝景范學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  
 孫登曰無遜子而統子黑精而銀發辨而浮孝敬深



而後所言皆右指趣而尚卒以此言見咎不爲格等所  
奪後四人皆賜兵人謂尚之言有微位至桂陽太守  
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三  
所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世  
務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  
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侃九或  
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來過九  
使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  
右所爲不忍致四訓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  
言後弟慮卒權爲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  
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  
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  
流之念減損太官散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  
其言爲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  
久離定省于道有關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  
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揔知留事  
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  
嚴上及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  
恩徐夫人以妬廢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  
登不敢受辭曰臣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  
庶之登辭曰太子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

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

吳書曰弟和有

寵於權登親敬待之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

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墮

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齒后土長不復

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

以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

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

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

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

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葺老之

附錄

天志一四

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

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

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略博達

器任佐時張休顧譚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

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

風羊衡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表

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臣

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

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官

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

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眾  
眾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文亂  
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  
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眾  
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事  
出身憂國寒暑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等  
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畷張承孫怡忠於  
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  
馬無徭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  
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  
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  
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  
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亦烏四年也謝景時為  
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  
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登  
遣還郡詔登曰宣太子

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  
守如法後二年改葬蔣陵

吳歷曰孫  
和以無罪

見殺眾庶皆懷恨前  
將吏欲共殺峻上

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  
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  
武七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  
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  
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  
光群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  
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  
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  
舊群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

五十四

五

腹心水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  
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

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震威罰有序于戈不戢以慮

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時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郵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修文德外經武訓持盈

若斗則滿而不溢教慎乃心無忝所受

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

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

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  
為置官衛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

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闔澤為大傳薛綜為少傅而蔡穎張純封輔嚴維等皆從容

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權尤愛幸常在左右

善騎射承師步學精識聰敏尊敬即傳愛好人物穎等

每朝見進賀和帝降意歡以侍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

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

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

又戰若凶事常憂勞懼不復會同飲食數上諫戒令

時重務在公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教之子

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是

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

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

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

幾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

之後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

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

群寮侍晏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

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

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

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

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在於人

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

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

卷之十 吳志十四

六

又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  
之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  
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  
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  
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  
示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廟邀和過所居全公  
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  
一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  
三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觀覬滋甚陸  
一言蔡頤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

為魯王霸支黨諧期日與蔡遂下獄誅譚從交

沈吟者歷年

基通語曰初權既立和為太子而

封霸為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

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

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

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

將軍朱據會稽太守陸胤大都督施績尚書

將軍呂岱大

將軍呂岱大

將軍呂岱大

將軍呂岱大

將軍呂岱大

將軍呂岱大

和於是驃騎將軍生不據尚書僕射屈晃晃率諸將  
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其

勅據晃等無事忿忿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  
五營督陳象上書無所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

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  
牽入殿杖一百吳歷一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惠

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  
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孫皓即命

故僕射所晃志臣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侯  
弟幹恭為立義都尉後亦至尚書僕射晃

見胡冲答問吳書曰張純亦竟徙和於故鄣羣臣坐  
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吳書曰權寢疾意

諫誅放者十數衆咸寬之吳書曰權寢疾意

主及孫俊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遷

長沙吳書曰和之曰沙行過無湖有鵲巢于帆

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四  
至德茂行後受國土儼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  
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  
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  
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  
爾三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  
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  
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伏薨皓

即阼。其年追謚。又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  
二百家。令丞奉中。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楊九縣  
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  
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大匠薛珣營立寢  
堂。號曰清廟。十一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一  
備宮僚。中軍步啗。朔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方  
明陵。皓引見。仁頓首。送於庭。吳書曰。此仁還。使  
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靈輿當  
日。皓悲。喜涕淚。悉召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  
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立  
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獻

悲感。比七日。三祭。石曰。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

欲數數。則黷。宜以曲。恒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  
皓。德謙。俊。孫。休。

即位封德錢塘侯。謙永安侯。俊拜驍都尉。皓在武昌。三  
興施。但曰。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秣陵欲立

之。未至三十里。住擇。言曰。回。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  
觀。觀即斬其使。但遂。前到九里。固親出擊。大破之。但身

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  
敢殺。以狀告皓。皓執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壽

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

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

據禁斷往來。假以此。狎學督軍使者。羊銜上跡。曰。臣

聞古之有天下者。比日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



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隣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竒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潛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

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  
基壹五鳳中封基爲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  
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  
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  
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  
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  
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  
及亮曰解人不當爾邪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  
即位追和霸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  
會稽烏傷孫

孫奮字子揚霸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爲齊  
王居武昌權震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  
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  
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  
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  
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  
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  
六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  
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  
樂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

禁遠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  
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  
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  
皇帝覽古戒今。防茅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  
戒勅。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  
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  
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  
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  
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  
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旣不  
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  
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  
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甚當如我  
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皇語曰。明鏡所  
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鑒以魯王爲戒。改  
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  
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不爲取忘。曾王主之威。

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慄慄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戕懼。遂移南昌游獵，彌其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奮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

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繼奉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

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

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

死皓不聽，奮以此見疑，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齋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皓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皓即位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是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則不由皓之禁錮矣。此雖欲增皓

之惡然  
非實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  
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  
霸朝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  
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書

國志五十九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

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

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

寧長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葑齊

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

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

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手大

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

惡養善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

時王朗奔東冶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

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

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

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

降賊帥張雅參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

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

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

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

雅彊黨震懼卒眾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

平復亂齊進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

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

明洪進苑御三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

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

蓋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

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

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取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

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

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

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

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

三十一  
一志十五  
音五明

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

將討丹楊黠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

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哥萬戶屯

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

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

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

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

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

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

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

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眾大軍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

降凡斬首七千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

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

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

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楮選有力精卒五千人先

蓋捉楮笈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楮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表分歛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黠歛凡六縣權遂到

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

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

之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錄曰晉初改為臨安

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

曰分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校獸率舞非君謹

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鄭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

風塵之下生助未行效鷹犬之用臣之願也賜齊斬

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

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

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自餘步乃旋十

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

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

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

城中出戰徐盛被創矢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



江表傳曰推征合肥還為張遼所焚於津北幾至  
寔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推推既入大船會諸將  
幾致禍敗羣下震怖共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誠難  
前收其淚曰大勲謹以  
剋心非但書諸紳也  
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

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

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孫

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

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

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

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朱濟偏軍獨全諸將

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

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千櫓戈矛葩瓜

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關艦之屬望之若山

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

晉宗為戲口將以眾叛如魏還為斬春太守圖

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恥忿因軍初罷六月盛

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斬春遂

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曰景為滅賊校尉御眾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  
急早至達頗任氣多所犯廷故雖有征戰之勞而  
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人子質  
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

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

徐衆評曰禮子事父無私財子不敢私施所以避尊

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為煖市義及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

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領家

長志一五

三

五

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龍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荅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荅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

琮綏南將軍進封侯唐長四

七年權到時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

於石亭是時丹楊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

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

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

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脩祭墳墓

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

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嘗敵臨難奮不

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

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

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之

高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

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微倖舉不自

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

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

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

微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

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造初權將圍

珠崖反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

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

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能反所

獲何一可多致。猥處江岸之兵，以異萬一之利。愚臣

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

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

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

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

卒。子懌嗣。後龍表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

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

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

揚武將軍，生者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沒，緒

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卒四

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

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子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

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

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錄

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

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

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

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五其等以二

建寧，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守十，討從東

吳沙三郡，又安成，收承新、茶陵四縣，支六入於山。城今廢，拒山岱文，博知降三郡，京定權留吳鎮三

沙安成長吳瑒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  
反亂瑒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  
攸瑒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  
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  
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又營林夷  
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滇陽賊王金合  
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  
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  
封都鄉侯交趾太守士燮卒禮以燮子徽為安遠  
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

三言半五

吳志三

八

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  
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商入而徽不承命舉兵  
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  
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  
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  
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  
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  
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  
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  
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相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

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

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

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脩為刺史

或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脩脩乃服之會武陵蠻

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禾三年權令

岱領潘璋士眾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陵賊李

栢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

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

降岱拜奉偏將軍使領其眾遂為列將栢厲等皆

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

首相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

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

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

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

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

君其哉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

在武昌故制蒲圻頃之廖式作亂以圍城邑零陵

君梧鬱林諸郡搔撫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

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揚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夔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又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爲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十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

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  
以素棺疏巾布構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  
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彘聚為寇以魴  
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楊  
西部都尉蓄武中鄱陽大帥彭緝作亂攻沒屬城  
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勦力致討遂生禽緝  
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  
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詣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  
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  
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微  
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夫顯瞻望雲景天寔  
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孤  
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  
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  
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  
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  
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  
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



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  
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  
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亦  
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  
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  
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  
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  
拯其急不復猜疑絕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  
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絕向化考心惟明使君遠  
覽見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秘報魴當候望  
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  
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  
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  
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書不復厚雖或  
整全舍終見前剪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  
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  
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弟抱危怖其可言  
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  
使君小垂詳察村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  
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魴命

蓋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詔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奭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需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言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

魏志十五

三

二

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辭曰語心計不豈脅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勅之到州當言在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以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鬼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自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

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  
民實多愚勁師之赴後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  
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歲亂心猶存而  
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處指  
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  
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  
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  
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  
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  
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

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  
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  
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  
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  
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  
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澗  
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  
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  
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  
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舉靖

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  
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  
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  
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  
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  
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  
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  
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  
間輒得聞知今之人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  
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

正統十年八月十五日

蒸仍乞未罪恠魴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  
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朝土臣曾不能吐竒舉善  
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  
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勅臣以前誘致  
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  
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  
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  
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異願逢值千載之一會  
輒自督竭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別  
紙臣知無古入單復之術加卒奉大略佞矇狼狽

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  
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  
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迷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  
無子遺威風雷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  
草懼於綫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飭帥步  
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飭亦合衆隨陸遜橫  
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飭初建密計時頗有  
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飭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  
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  
酒酣謂飭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

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徐衆評曰夫臣立功於節節雖

非一陰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桿鼓則有必死之義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死必得所義在不苟飭為君守職在治民非君所命自占誘敵疑別髮膚賊帥董嗣負阻以徇功名雖事濟受爵非君子所美

劫鈔豫章臨川並受其害

臣松之案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是時未

有臨川

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飭

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飭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飭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功幹天紀中爲

東觀令無難督

虞預晉書曰處入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不避疆禦齊萬年反以

鍾離牧子子幹... 漢魯相意士出世... 鍾離牧子子幹... 漢魯相意士出世... 鍾離牧子子幹... 漢魯相意士出世...

十餘畝... 臨熟縣民有識... 牧曰本以田荒故墾... 十餘畝... 臨熟縣民有識... 牧曰本以田荒故墾...

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 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 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官自行義事...

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 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 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 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

是郡界緣君意額故來... 是郡界緣君意額故來... 是郡界緣君意額故來... 是郡界緣君意額故來...

何心復留遂山... 何心復留遂山... 何心復留遂山... 何心復留遂山...

民慙懼率妻子... 民慙懼率妻子... 民慙懼率妻子... 民慙懼率妻子...

閉門不受長... 閉門不受長... 閉門不受長... 閉門不受長...

評曰牧... 評曰牧... 評曰牧... 評曰牧... 評曰牧... 評曰牧... 評曰牧... 評曰牧...

取尾生之忠... 取尾生之忠... 取尾生之忠... 取尾生之忠... 取尾生之忠... 取尾生之忠... 取尾生之忠... 取尾生之忠...

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越率仍督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

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

恩部伍督勇分明加操行清紀有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此在郡四年還為丞相長山又轉司直遷中書令會

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

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

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

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甘六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

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

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

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

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

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

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因心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

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堂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

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便

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

萬然後以計五谿夷耳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

花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

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

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楊武將軍封都

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

朱育宴慨然歎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佐功無與比不肯在人

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

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

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武

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

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為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

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墮將成之業

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

有過范雎大白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

太常討武陟吾又有二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

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嘗

向使吾不料時變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

終有敗績之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

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會稽典錄云

復恭讓為尚書郎帝問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成西陵

監軍使者唐盛論中政勢謂百城信陵為建平授君不

光城敵將先入盛以

無云當城之肯不然

晉軍平吳狗領十軍督臨陣戰死

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



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  
呂岱清恪在公周筋誦略多奇鍾離牧蹈長者之規  
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釘子譏毀名云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八十一 國志六十

淡金... 國志六十...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淡金... 國志六十...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吳書... 國志六十...



